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

爱玛

EMMA

〔英〕简·奥斯汀 / 著 张经浩 / 译



长 春 出 版 社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

爱 玛

EMMA

(英)简·奥斯汀/著 张经浩/译

长 春 出 版 社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编委会

主 委 萧 乾

编 委 （按姓氏笔划顺序）

戈宝权	叶水夫	汤	真
孙 伟	李文俊	吴	岩
萧 乾	绿 原		

执行主编 汤 真

出版前言

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吹奏时代进步的号角，以深刻的内涵和特有的语言魅力，为世界各地的读者代代传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千万里外的异国情调或几个世纪前的人间哀乐，照样使今天各地的读者为之倾倒，击节赞叹，或歆歆不禁，并让这些故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经常话题。就这点来说，一个伟大的作家永远不与草木同朽，一部成功的作品总是万古长青，青春永驻的。

外国文学佳作，浩如烟海，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根据有关资料及外国文学专家们的大致共识，经过历史的考验，岁月的筛选，其中至今仍传流不息，成为名著者，大约共有一千数百余种（参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四卷本《外国文学作品提要》等）。但是由于国家、民族和地区偏见等原因，对于名著的取舍，往往见仁见智，乐山乐水，或者情有独钟，至多也是异中有同罢了。例如，在西欧各国，屠格涅夫的作品反而比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更受欢迎；拜伦的作品，在前苏联等国备受推崇，而在本土英国却褒慢相杂。简·奥斯汀以她的《傲慢与偏见》最为流行，可不少评论家却认为她最优秀的而又是最能代表她的风格的却是《爱玛》；夏洛蒂·勃朗特认为她写的《教授》一书与她的《简·爱》相比，“许多地方更为精彩，更有实质，更富于真实性。”此外，欧美国家出于自己的优越感，或者对其他地区的文学情况知之有限，总

是把东方国家、弱小国家，甚至东欧国家的文学巨著落在视线以外，不能公平地给予应有的一席之地，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和令人遗憾的事实。相比之下，我国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工作，尽管多少也受前苏联和欧美各国的某些影响，但一般说来，还是具有相对的自己特点。建国以来，在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可是与善于汲取人类精神产品丰硕成果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相比，在普遍移植外国文学名著这项工作上，作为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华夏，还是落在他们的后头。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全世界一千几百部世界文学名著，我国迄今翻译出版的为十之五六成，换句话说，至少还有五百余种名著尚未移植过来。纽约蓝带图书公司1931出版并一再重印的《全球最佳百部长篇小说》(One Hundred World's Best Novel Condensed)一书，详细介绍了他们认为属于全世界最好的100部长篇小说的内容提要，查阅之下，发现我国已翻译出版的也不过其中所列的50部。由此可见，翻译介绍外国优秀作品，我国仍还有一片相当广阔的处女地有待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去共同开拓，特别是创立一个富有我国自己特色的局面，尽可能多出版一些初次译出的名著，使广大读者进一步开阔视野，认识世界，获得更广泛的文学享受，无疑是一项既有意义也符合需要的工作。可是，反观国内目前书市，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陈列于各中等以上城市书店外国文学书架的，现在几乎总是那么大同小异的四五十种荦荦巨著，其中有几种作品，甚至已有十五六种之多的不同译本。从好的一面来说，固然是这些名著深受读者热爱和膜拜，重复出版新译本，也是为了在译文质量上不断有所突破，不断有所提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此一窝蜂地重来复去出版那么几十种名著（且不说有的新译本并无多少创新之处），是不是也反映了今日市场经济支配下书市的畸形繁荣而实际上品种贫乏呢？另外，一些著名的外国中短篇小说，七遍八遍地被不同的出版社选编

入各种选集，是不是已让读者造成视觉上的厌烦和选购上的困难呢？何况，这样集中于出版几十种外国文学的中长篇名著，既缩小了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园地，又不能有所创新和积累，并不会有利于繁荣出版事业。

出版工作的道路应是广阔的。我们只是基于对上述情况的思考，想尽自己的绵薄力量，在全国出版外国优秀作品这个整体工程中，不去锦上添花，而只希望扎扎实实地给加上一砖一瓦，做出一份新的小小贡献。因此，这套“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的出版宗旨是：力求出版我国首次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和当代外国优秀作品，同时吸收一些外国文学名著的国内唯一译本，或初次编选著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个人专集。总之，除了因某种原因而出现极个别例外，我们希望这套“译丛”中所收入的作品，大部分为国内独家出版的作品。

功过是非，效果如何，则就只有实践去检验了。我们殷切期待外国文学的专家们和广大爱好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给予关切爱护，不吝批评、指教，以期能使这套“译丛”不断改进工作，不断出版下去。

第一章

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又美丽，又聪明，又有钱，不但家里生活舒适，而且性情开朗。她快满21岁了，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她父亲再慈祥不过，对女儿百依百顺，而她又是一对千金小姐中小的一个。姐姐出嫁后，她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家之主。她母亲去世很早，对母亲的爱抚，她的印象早已模糊了，可是她的家庭教师是个贤德女人，待她如同慈母。

泰勒小姐到伍德豪斯先生家已有16个年头，与其说是他家的家庭教师，还不如说是他家的朋友。她把一对千金看成了宝贝，尤其喜欢爱玛。她们两人亲密无间，胜过亲姊妹。她秉性温和，即使在名义上还是家庭教师时，也从未摆过任何威严。由于她们早就没有了师生关系，便一直像贴心朋友一样相处，爱玛要做什么事尽可听便。她对泰勒小姐的意见是很尊重的，但办起事来主要依自己的主张。

如果说爱玛真有美中不足，那要算她的任性和对自己估计偏高。本来这两个缺点会给她带来许多不快，不过目前情况并不严重，根本就说不上是她的不幸。

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虽不至于使她忍受不了，但确

实使她有些难过。泰勒小姐结婚了！由于失去了泰勒小姐，她第一次尝到了伤感的滋味。在这位好友结婚的那天，爱玛破天荒第一次闷闷不乐地坐着。婚礼完毕后，新娘新郎走了，餐桌边吃饭的只剩下父女俩，不能指望再有第三个人来消磨这漫长的夜晚。吃过晚饭，她父亲像往常一样安然入睡，她只得呆呆坐着，怅然若失。

这件事对她朋友来说，无论怎样看都是一件喜事。韦斯顿先生人品难得，广有钱财，年纪相当，待人热情。爱玛待朋友素来慷慨无私，为促成这门亲事一直尽心竭力，当然甚为得意，可是她因此自找了苦吃。泰勒小姐一走，她每天将无时无刻不感到空虚。从五岁起泰勒小姐就教她，领她玩；她幼时多病，全靠泰勒小姐精心照料；当她身体好时，为了使她过得快活，泰勒小姐费了不少心血；往日的这些好处，16年的这段情谊，她难以忘怀。想到这一点，感激之情是不用说的。伊莎贝拉出嫁后，就剩下她们两人。七年来她们平等相处，不分彼此。想到这一点，她不胜留恋。泰勒小姐聪明，有见识，能干，有涵养，对一家人的性格了如指掌，无论什么事都肯操一份心，对她更不用说，一切都顺着她的心意，这样的朋友和伙伴可谓难得。她认为她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一个真心爱她、无可非议的人。

她怎样来忍受这一变化呢？诚然，韦斯顿家离她家不过半英里，但是爱玛心里明白，住在家里的泰勒小姐变成了半英里外的韦斯顿太太，这非同小可。尽管她聪明漂亮，家境又好，现在仍不免要受心灵空虚之苦。她非常爱她父亲，但父亲当不了伴侣，无论说正经话或闲谈，他都合不了她的心意。

伍德豪斯先生结婚晚，父女年龄悬殊，加上他身体和生

活习惯的关系，更不易气味相投。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很少劳神费力，没等上年纪就已暮气沉沉。无论走到哪里，别人虽都喜欢他心肠好，脾气好，可是谁也没有夸过他天分高。

爱玛的姐姐出嫁后离家并不远，住在伦敦，只隔着16英里，但不能每天来往。10月和11月夜晚长，爱玛只得在哈特菲尔德慢慢打熬时间，要等到过圣诞节，伊莎贝拉两口子带着孩子来时，家里才会热闹起来，才有人跟她说说笑笑。

海伯里村地盘大，人口多，几乎算得上一个镇。哈特菲尔德虽有单独的草地、树林和地名，实际上也在村子的范围内。偏偏在这样大的一个村子里，没有与她情投意合的人。伍德豪斯家在这里是首屈一指的人家，人人仰慕。她父亲对谁都客气，因此她在本地认识的人不少。只可惜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泰勒小姐，连相处半天也难。面对这个不幸的变化，爱玛哪能不唉声叹气，想入非非？直到她父亲醒了，她才振作起来，他的精神需要安慰。他神经脆弱，易于伤感，对于相处日久的人，无论谁他都喜欢，最不愿与他们分离，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女孩儿成婚势必离家，每次遇到这种事他总是不痛快。尽管他女儿婚后琴瑟调和，他对于她的出嫁却从没有表示过满意，一说起就非常难过；现在泰勒小姐成了人家的人，他又是难舍难分。他考虑问题往往为自身设想多，为别人设想少，因此认为泰勒小姐做了一件大不应该的事，于己于他都不利，还不如一辈子呆在哈特菲尔德快活。爱玛为了不使他烦恼，装得没事一般，有说有笑。可是，到吃茶点时，他再也克制不住，又说起了在吃晚饭时说过的这些话。

“可怜的泰勒小姐！我真巴不得她能回来。韦斯顿先生偏看上了她，真是没办法！”

“爸爸，我可不能跟你一样想。你知道，我不能。韦斯顿

先生性格温和，仪表不凡，是百里挑一的人，正该娶个好太太。眼见泰勒小姐有个成家的机会，你总不能拉着她永远跟我们一起看我的怪脾气吧？”

“成家！她那个家有什么好？这儿比她那儿要大两倍，你的脾气可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好，宝贝。”

“我们可以常去看他们，他们也可以常来看我们，见面的机会有的是啊！起头的得是我们。他们是新婚，我们应该尽早去一趟。”

“天哪！我去一趟谈何容易。兰德尔斯那么远的路，我连一半也走不了。”

“不，爸爸，谁叫你两条腿走去？要去我们当然得坐马车。”

“马车！这几步路叫詹姆斯套个马他会不高兴。再说，到了那里马往哪儿系？”

“就系到韦斯顿先生的马厩里，爸爸。你别担心，一切都安排好了，昨天晚上我们与韦斯顿先生谈妥了。詹姆斯也不成问题，他女儿就在那里当佣人，他巴不得去兰德尔斯。要是我们想去别的地方，那他倒难说。爸爸，这件事多亏你，汉纳的那个好差事还是你给找的。要不是你提起，谁也没有想到汉纳。詹姆斯对你可感激啦！”

“这倒是我做的一桩好事，这个忙我应该帮。詹姆斯是个可怜人，我决不能亏待他。我看汉纳一定会服侍人。这姑娘懂礼貌，嘴甜，给我的印象挺好。她每次见到我时，又是行礼，又是问安，那模样很逗人喜欢。你叫她来这里做针线活时，我发现她总是轻轻打开门，从不弄得砰砰作响。不用说，她服侍人一定顶呱呱。可怜的泰勒小姐现在有个熟识的人跟在身边，也算是一大安慰。你看吧，只要詹姆斯去他女儿那边，她一定会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会一五一十告诉她。”

爱玛见她父亲情绪好一些，便引着把话一个劲往下说。为了使他能消磨这一夜时光，不再想那些心酸事，她后来又出了个主意：下四六棋。棋盘摆好了，可正在这时来了客人，棋便用不着下了。

奈特利先生来了。他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年约三十七八，与伍德豪斯先生家不但有多年的交情，而且由于是伊莎贝拉丈夫的哥哥，还多了一层亲戚关系。他住在离海伯里一英里的地方，常来常往，总被当作座上客。特别是这一次，他从伊莎贝拉家来，就更受欢迎。他在那里住了几天，晚饭时才到家，急急忙忙又赶到海伯里捎话，说伊莎贝拉一家大小都平安。他来得正是时候，使伍德豪斯先生高兴得很。奈特利先生性格开朗，伍德豪斯先生本来就喜欢，这一次问起那“可怜的伊莎贝拉”和外孙们的情况，他又答得叫人再满意不过。后来，伍德豪斯先生感激地说：

“奈特利先生，你这么晚来看我们真不容易。恐怕夜路难走吧？”

“哪儿的话！今晚月色特别好。天一点也不冷，你把炉子烧得这么旺，我得坐远些。”

“可是路一定又脏又湿，注意别受凉。”

“不脏！你看我的鞋，一点泥也没沾。”

“这倒没想到，这里下的雨不小，吃早饭那阵特别大，足足下了半小时，我本想叫他们将婚礼改期。”

“哦，我还没问起这件喜事哩，不用说，你们一定又高兴又难过，所以我没有一进门先说恭喜。不过我想婚礼一定办得不错。都控制得住感情吗？谁哭得最厉害？”

“唉，可怜的泰勒小姐！这件事真叫人伤心。”

“泰勒小姐并不可怜，倒是你们父女俩可怜。我记挂着的

是你和爱玛，不过要论单不单独过日子的话——反正人只顾到一个人总比要顾两个人强。”

“特别两个人中有一个还爱想入非非，是个惹人嫌的家伙！”爱玛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要是我爸爸不在，你早把这话说出来了。”

“孩子，这也没有说错呀！”伍德豪斯先生说着，叹了口气，“恐怕，有时我也爱想入非非，惹人嫌。”

“好爸爸！别以为我是在说你，也别怀疑奈特利先生是在说你。你想到哪里去了！哎，别多心！我是在说我自己。奈特利先生就爱挑我的毛病，不过也是闹着玩，纯粹是闹着玩。我们两人说起话来一直无拘无束。”

事实上，能发现爱玛·伍德豪斯缺点的人寥寥无几，而敢于当面说的只有奈特利先生一个。那些话爱玛本人就觉得不大中听，如果传到父亲耳朵里，他会更伤心。因此，她决心不让他真起疑心，知道有人并不把他当作完人。

奈特利先生说：“爱玛知道，我从不说她奉承话，可是刚才我并没有说谁的不是。原来泰勒小姐要顾到两个人，现在只要顾到一个人，恐怕还是她上算。”

爱玛正想打圆场，就说：“对啦，你不是问起今天的婚礼么？我给你说说吧，我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大家都准时到场，个个喜气洋洋，不但没有掉泪的，连愁眉苦脸的人也没有。这是真的，反正当时我们觉得只隔半英里，不愁没机会天天见面。”

她爸爸说话了：“不论什么事爱玛都受得了。不过，奈特利先生，泰勒小姐走了她心里确实难过。别看她现在不当回事，以后准会为她牵肠挂肚。”

爱玛把头偏过去，装着一副笑脸，其实心里真想哭出来。

“一个朝夕相处的人走了，爱玛还能不牵挂？”奈特利先生说，“不过，如果我们能想开一点，就不该像现在这样，过于舍不得她。泰勒小姐结这门亲可算是天大的福气。她年纪不算小了，当然想成个家。再说，有现成的舒服日子谁不愿过？这些事爱玛也清楚，她就不该发愁，应当高兴。泰勒小姐结了这门好亲事，做朋友的都应高兴。”

“但你忘了还有件事我应高兴，而且不是小事，”爱玛说，“他俩是我牵的线。你知道，四年前是我替他俩牵的线，当时许多人说韦斯顿先生不会再结婚了，可我牵线搭桥偏成功了，而且事实证明做得对。单凭这一点，我心里就够宽慰了。”

奈特利先生朝她摇了摇头。她父亲带着几分疼爱，接过去说：“噢，好宝贝，你别再干那些牵线搭桥、看相算命的事了吧，你说话没有不灵的。听我的，以后再也不要为谁牵线了。”

“爸爸，我答应你不为我自己牵线，但对别人可得另一样。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你看，这一次干得真漂亮！以前谁都说韦斯顿先生不会再结婚。这也难怪。他太太早死了，可照样过得舒舒服服，要不就到伦敦做买卖，要不就在这儿的朋友家玩。他不论到哪里人家都欢迎，总快快活活。说实在的，只要韦斯顿先生愿意，一年到头他哪一天都不会过孤单日子。噢，人们都认定了，韦斯顿先生不会再结婚。有的人甚至说，太太临终时，他表示了终身不娶，还有人说是他儿子和儿子的舅父不让他再婚。那些胡话说得倒一本正经，我可一句也不信。大约四年前的一天，我与泰勒小姐在布罗德韦街遇见了他。碰巧开始下毛毛雨，他马上赶到米切尔家借了两把伞给我们，真是够殷勤的。那一天我算是看准了。当时我就动了脑子，要把他们凑成一对。爸爸，既然这一次我

干成功了，你想我会不再牵线搭桥么？”

“我不明白你说的‘成功’是什么意思，”奈特利先生说，“成功是需要经过努力的。如果说，为了促成这门亲事，你作了四年的努力，那么这段时间倒算是没有白过，特别在一位年轻姑娘看来，更是值得。然而我很有些怀疑，照你刚才说的，你的牵线搭桥不过是动了把他们凑成一对的念头，不过是有一天闲得无聊时心血来潮，盘算着只要韦斯顿先生愿娶，那么泰勒小姐嫁给他就很上算，以后又越想越起劲。要果真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成功’呢？你有什么功劳呢？有什么好夸口呢？充其量只能说是被你猜中了。”

“可是猜中也不容易，也应该高兴，得意，你难道从来没有体会么？可怜哪，我没想到你这么糊涂！一点不假，猜中不能单靠运气，没有几分天资的人是怎样也猜不中的。至于‘成功’二字，我倒不知道我竟没有资格说。你刚才提到了两种假设，然而还有第三种情况——我既不是全然无功，也不是一手包办。如果没有我鼓动韦斯顿先生常来这里，没有我多方出力，多方周旋，那就什么也不用指望。你对哈特菲尔德的事非常了解，一定能明白其中的奥妙。”

“韦斯顿先生是个坦率、诚恳的人，泰勒小姐有头脑，有主见，他们的事别人不操心也能办好。你那么起劲不一定给他们帮了忙，相反却害了自己。”

伍德豪斯先生并不明白其中底细，插话说：“只要是对别人有好处的事，爱玛从不考虑自己如何。不过，宝贝，你別再去牵线搭桥了，这是蠢事，好端端的一个家都叫你给拆散了。”

“爸爸，我只再做一次，就是为埃尔顿先生帮忙。这人也可怜！爸爸，你也是喜欢他的。我非为他找个太太不可。他

来这里已整整一年了，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得舒舒服服，叫他再过单身生活说不过去，但可惜海伯里没有配得上他的人。今天泰勒小姐他们举行婚礼时，我发现他的表情很不正常，似乎巴望自己也有这一天。我对埃尔顿先生很有好感，这是我唯一能给他帮忙的事。”

“埃尔顿先生年轻，长得一表人材，品德又好，我很喜欢他。如果你真关心他，以后邀他来我们这里吃饭吧，这样做好多了。我看奈特利先生也会乐意来陪他。”

“非常愿意，随便哪一天都行！”奈特利先生笑着说，“你的话完全对，这样做好得多。爱玛，你就请他来吃饭，用味道最美的鱼和鸡招待，太太让他自己挑选。别操心，一个二十六七的人会操心自己的事。”

第二章

韦斯顿先生是海伯里人，出身于一个体面人家。他那一家在他之前两三代开始发迹，渐渐有了钱财和地位。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但由于很早就继承了一笔小小产业，对几个兄弟从事的职业统统看不上眼，认为太平庸。他头脑灵活，性格开朗，喜爱交际，因此在本郡参加了新整编的国民军。

韦斯顿上尉是个谁都喜欢的人。参军以后，由于机缘巧合，认识了约克郡的名门邱吉尔家的小姐，这位小姐爱上了他。这事本来无足为怪，可是她的哥哥嫂嫂从未见过他，而且又是自恃高贵、自以为了不得的人，认为这门亲事会有损于他们的尊严。

但是，邱吉尔小姐已经长大成人，有了一份独立的财产（当然，与她整个家庭的财产相比微不足道），执意要结婚。事情发生后，邱吉尔先生和他太太气不过，与她正式断绝了往来。由于门不当，户不对，两人婚后没有多大幸福。韦斯顿太太本应该心满意足，因为她丈夫心地善良，性格温和，为了报答她真诚相爱，对她体贴入微。可惜，她的气质虽有刚强的一面，但也有软弱的一面。她曾违抗兄长之命，毅然按

自己的意愿办了事，可是哥哥本不该发作的怒火又使她感到莫名其妙的懊悔，对她从前那个家庭的豪华生活也感到留恋。他们现在设计较收入多少大手大脚过日子，但比起她以前在恩斯库姆的生活，仍然有天差地别。她依旧爱她丈夫，可是又希望最好既能做韦斯顿上尉的太太，又能做恩斯库姆的邱吉尔小姐。

在旁人看来，特别是在邱吉尔夫妇看来，韦斯顿上尉是攀龙附凤，可事实上做了一件倒霉事。结婚后三年太太死了，他不仅比结婚前穷得多，而且增加了一个孩子的拖累。幸喜不久这个包袱不用再背了。孩子出生后紧张关系有了缓和，韦斯顿母亲又得了慢性病，使邱吉尔夫妇的心肠更软了下来。邱吉尔先生无子女，其他近亲也没有孩子可收养，等邱吉尔小姐死后没多少时间，便主动提出要收养小弗兰克。不幸的父亲当然有几分犹豫和不情愿，可是进而一想只得顺从，让孩子到邱吉尔家去享福了。这样，他只需要料理自己的生活，想法改善自己的境况。

生活得重新开始，他离开军队，开始经商，由于几个兄弟在伦敦已经干出一番事业，因此他起步顺利。靠着一家商行，他不愁无事可干。他在海伯里还有一栋小房子，闲时大都住在那里。近20年来，他经商能赚钱，人缘又好，过得还算快活。最后，他阔气了，把早就看中的一份与海伯里毗连的产业买到手，把泰勒小姐这样一位无嫁妆的女人娶过来，也不愁能落拓大方交朋友。

他看上泰勒小姐并非一朝一夕，但毕竟不像年轻人相爱那样急不可耐。他一心一意要先买下兰德尔斯，看准了兰德尔斯早晚得卖。他胸有成竹，稳扎稳打，想办的事一件件办成了。他置了产，买了房，娶了妻，开始了新生活，以后的